

科普文学

看得见的“瘾”藏着看不见的需求

■ 未 觉

1938年,美国心理学家B·F·斯金纳做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实验,叫作“操作性条件反射”。这个实验用小老鼠做被试,模拟了人类对盲盒一类东西成瘾的心理机制。

他发明了一种后人称之为“斯金纳箱”的实验装置,让一只饥饿的实验小鼠“自谋生路”。箱子外放着食物和水,箱子里有一个拉杆,小鼠按下拉杆,食物就会掉进箱内的食槽中。

斯金纳设置了两种奖励模式。其一是固定奖励,由一直掉落食物,到降低食物掉落频率,比如间隔1分钟后,按下按钮才会掉落食物。在这一模式下,刚开始小鼠会不停按拉杆,但发现时间规律后,很快就学会了隔1分钟再按拉杆。而另一种设置是随机奖励,小鼠按下拉杆所获得的食物是随机的,可多可少、可有可无。在这种情况下,小鼠无法确定什么时候按拉杆能够获得食物或获得多少,结果是,它学会了不停重复地按拉杆。

盲盒的设计,正是采用了斯金纳箱的随机奖励原理,赋予购物本身充分的不确定性,只有不断尝试购买行为,才有可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款式。

有人买盲盒买到停不下来,有人夜夜守候直播间抢货,或乐在其中,或欲罢不能,上瘾的购物欲已经让这些入深陷其中。然而,疯狂购物不仅影

响钱包,也可能给健康带来风险。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一项新研究发现,购物上瘾很可能是大脑退化的表现,或额颞叶痴呆症的先兆。

与人们熟知的阿尔茨海默病不同,额颞叶痴呆症影响的不是记忆力,而是直接关联思维和情感。因为大脑的额叶和颞叶分别控制着人的思考和情绪管理能力,一旦发生退化或突变,就连生活中最基本的听说读写都会遇到困难,并且通常发病较早。约30%的额颞叶痴呆症源于遗传基因。

通过对105位遗传性疾病患者持续追踪,研究者发现他们尽管购物成瘾,却对生活本身缺乏兴趣,也常忽略配偶和孩子的感受。

为什么断舍离很难?除了有些人会抱着“以后早晚用得到”的心理囤积物品,真正让人难以割舍的原因其实不是物品的实用性,而是它背后的情感需求。

盲盒之所以触动当代年轻群体的神经,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满足了复杂而多样的情感需求。它可能是某种安全感,某种减压方式,平淡生活中的一点兴奋劲儿,甚至是社交货币、情感寄托等等。

英国纪录片《无法停止·病态收藏癖》中就采访了一些收藏“怪人”。劳瑞在她佛罗里达州的家里装满了将近3000个芭比娃娃,住在英国林肯

郡的罗恩以收藏超过两千个小矮人为目标。但他们狂热的收藏并不是单纯恋物。劳瑞在童年时期频繁搬家,没有体会过安定的生活,而充满芭比娃娃的房间能够给她足够的安全感寄托,让她的家真正像一个“固定居所”。而对罗恩来说,“小矮人给我带来的陪伴,比不上收藏小矮人吸引来的人”。收藏不仅丰富了他个人的生活,还为他带来了社交意义上的乐趣。

尽管如此,不可自拔地沉迷于购物、收藏的行为,常常被视为病态的囤积强迫症。

学术研究表明,囤积症患者的囤积行为大多从童年时期就开始,但严重的囤积爆发往往是伴随着生活中的重大变故发生的。不过,并非每个购物成瘾、有囤积行为的人都会陷于精神疾患。事实上,囤积是写在生物基因里的生存策略。鼯鼠会囤积食物,人类会囤积食物、工具和一切他们担心有朝一日会短缺的东西,真正需要干预治疗的情况并不多。

如果获取和失去囤积品并不会严重影响到情绪和正常的工作生活,其实并不需要过多干预。毕竟有些兴趣来得快,去得也快。又或者在囤积品身上赋予更多故事,在千人一面的购物行为之外创造更丰富的价值。

回忆(外二首)

■ 黄愷新

从摔倒到爬起来
从再次迈步,到远去的身影
一连串的情节
像高粱,从青涩到火红

深藏教养的蚯蚓
满腹都是对泥土的感激
而傍水而居的柳树
以为秋风一起,绿荫就自由了

回忆不是技术活。可以将自己
设计为好事多磨的毛驴
好比去沙漠深处走走
就知道什么是水了

吃惯苦头的人
吃什么都有滋有味
回忆像一面镜子,里面有
养活我的荆棘和泥泞

风

天气预报不断提醒
关注微风、大风、狂风和台风
从温柔到暴躁的情绪
打开窗子说亮话
风,直率,喜欢演讲

当微风开口说话时,声音委婉
舒展的眉眼,是它的喉咙
和大风相遇,我经常用无形的控制力
将它默化,抚慰寂寞的生灵

当狂风携带雷电怒吼时
以柔克刚,是我随身携带的小玩意
有时候,需要闻风而动
一边打听风声
一边预测台风的莽撞

不管天气如何演变
往前走,一直不停地走
风口浪尖上
我有用不完的和风细雨

草灰

夜幕降临,忽闪忽闪的火苗
像长在芭谷叶面上的星星
那些有名无名的杂草
被文火慢慢消化

草灰,是草的骨肉
为土地,留下的最为彻底的遗产
“将它的骨头熬它的油”
草灰,从小就爱上这句谚语

草,无论有多么顽劣的野性
始终宠着青翠
当它们变身,成为草灰
莫说肥沃的田野
哪怕是营养不良的山坡地
也会长出粮仓来

苦楝树

■ 三都河

苦楝树开出的花白中带紫
一心憧憬着未来的幸福
明知道结出的果实会有些苦涩
苦中作乐却是其热烈拥抱的生活
太多的甜已令城市病日渐流行
现代人正悄然靠近那一点点苦
苦楝树站在路口向众生致意
年复一年地扎入时光的根部

记得进了腊月,故乡那股浓浓的年味便随着那一缕缕蜡梅的馨香,缓缓向我们飘来。

腊月杀年猪是传统剧目,需要选定良辰吉日,显得庄严又隆重。

这一天,父亲、母亲起得比哪天都早。天刚蒙蒙亮,母亲就系上围腰进厨房烧水;父亲呢,他要忙着去请杀猪的大师傅。一向喜欢看热闹的我这一天也早早起了床。来到猪圈旁,看到正在酣睡的肥猪,我心头一阵伤感:“大白猪呀,大白猪,你今天就要……”

杀猪需要请杀猪匠,最好是请全村有名的牛屠户。牛屠户经常站在象征他地位的高阶檐上,得意洋洋地说:“今天我去张三杀猪,明天李四还要请我去家里杀猪,我长年三更起床走夜路,活路排起络二胡那么长。”这牛屠户,还真是个能人,既会吹牛,也会吹猪,吃杀猪饭,也在行。

我们村里有个习俗,就是给杀猪匠吃油多的早饭,我们给牛屠户做的是酸菜红苕粉丝汤,还备了一壶高粱酒,为他杀猪壮胆。

牛屠户的面孔,肉都是横着长的,满脸“杀气”。我下意识地离他远远的。

“嫂子,水烧开了吗?”牛屠户亮开了大嗓门冲着我母亲喊道。

“快了,快了!有劳你了,大兄弟!”母亲从厨房走出来,笑吟吟地说道。

牛屠户开始了他的前期准备工作——磨刀。随着霍霍的磨刀声,叫人心心里一阵阵发紧。

牛屠户不一会儿就磨好了刀。“哥儿们,各就各位了!”随着他的一声吆喝,父亲和另外几个帮忙的壮汉迅速往前跨步。一群人来到了猪圈,准备把猪抬出来。瞧那个“可怜货”,看到这么多人,它竟然立起了前蹄,一副喜庆的样子,以为人们是来看望它的,却不知道自已已经大难临头了。

铭记的年味

■ 周永素

人群中有人啧啧称赞:“这只猪可真是膘肥体壮,足足有三百多斤哟。”有人附和,“可不是嘛,年初在知青场捉的猪儿,现在年尾了,整整用粮食喂了一年呢。”母亲不高兴了,撇着嘴说:“怎么可能才这点儿重呢?我喂的都是纯粮物,俗话说得好,二斤粮食一斤肉,这猪怎么也超过四百斤吧。”牛屠户在条石猪圈门上敲了敲大铁钩,“嫂子,你真是漏桶把都提‘玉’了哟。”母亲听懂了屠户的话,捋了捋有点发灰的头发,眼睛泛起了幸福的水花,“全承大兄弟和四邻八方的帮衬,这一槽猪喂得顺趟,大的两头交给了食品站,剩下这头做年猪。”母亲一边说,一边扯着我的灯草绒花袄子,三步两步领着我转身朝灶房走。身后传来大白猪撕心裂肺的惨叫,震得一坝子的人耳膜打颤,纷纷捂住耳朵。

女孩子最感兴趣的是捡猪毛,猪毛可以拿到集市上卖钱,然后买糖葫芦吃。超哥带着一帮男孩子,把猪尿脬打上气,口子打个结,再缝几下,一个足球就做好了。他把球扔到地上,大喊:“快来玩球呀!”我们一窝蜂涌上去踢球玩。

“杀猪宴”准备好了。院坝上支起十几张椅子,人群被安排上桌。回锅肉上桌了,粉蒸肉上桌了,炒猪肝上桌

了,酸菜滑肉面块上桌了,高粱酒也斟上了。但是,大人们没有下筷子,还在欢呼:“刨猪汤,刨猪汤。”千呼万唤,“刨猪汤”终于端上了桌子。

菜上齐了,众人开腔:“老大哥,说句话哦。”

父亲端起酒杯,幸福爬满辛勤了一年的灰土脸,他清了清嗓子:“感谢各位父老乡亲赏脸,时近年关,今天请大家喝刨猪汤,感谢大伙平时对我们家的帮衬。希望大家吃好喝好,大家回家的时候我还会送每位来宾一刀肉。来,干!”

众人欢呼,端起酒杯,仰起脖子。你敬我酒,我敬你酒,大家喝得开心,聊得开心,顺便把新一年的谋划也提议出来了。

院坝上热闹得犹如过年一样,人人笑逐颜开。

冬天的太阳偏西了,淡烟很快又盘绕在草房顶上。村子里安静了许多,少了那口大肥猪。对了,那口大肥猪过秤了,四百四十六斤,妈妈果真说对了。

牛屠户打着嗝,酣着酒,剔着牙,向主人家道声谢,棕叶卵子拴一块猪肉,搭在肩头上晃悠悠悠,左脚打右脚,甩手甩腿地走了。

年味,和着年猪肉的香味,弥漫在记忆里。

